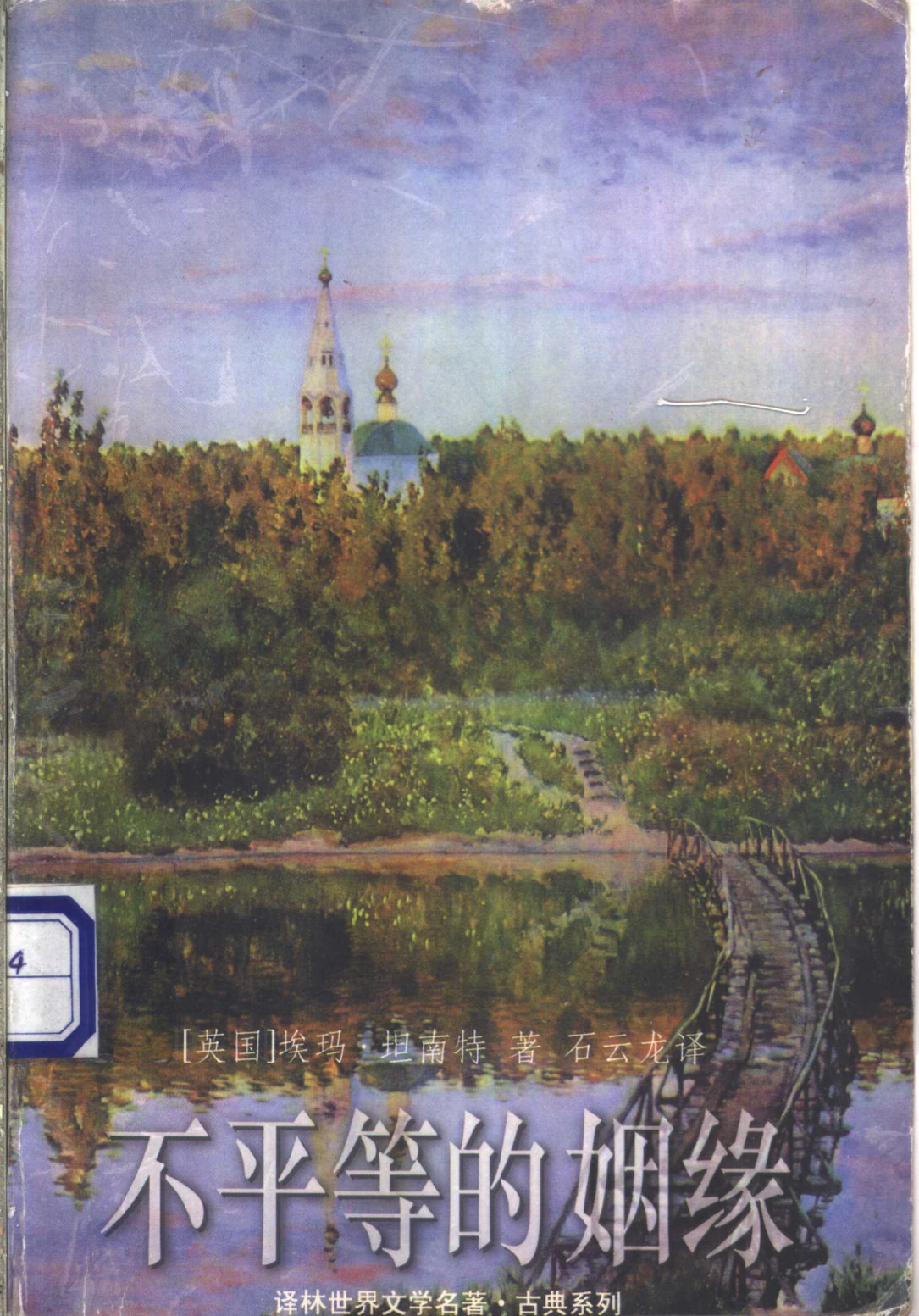




4

[英国]埃玛·坦南特 著 石云龙译

不平等的姻缘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古典系列

不平等的姻缘

〔英国〕埃玛·坦南特著
石云龙译



译林出版社

译林

世界文学名著

Masterpieces of World Literature

书 名 不平等的姻缘

An Unequal marriage Pride and Prejudice Continued

作 者 (英国)埃玛·坦南特

Emma Tennant

译 者 石云龙

责任编辑 孙 峰

原文出版 英国 Hodder & Stoughton 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 页 2

字 数 130 千

版 次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553-8 / I·295

定 价 8.5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两寸象牙”的“扩容”

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一七七五——一八一七)曾把自己的艺术比作在“两寸象牙”上“细细地描画”,享誉世界文坛的《傲慢与偏见》(一七九六)便是如此描画出的杰作。作者通过描写各种不同的婚姻关系——简与宾利、达西与伊丽莎白、柯林斯与夏洛特·卢卡斯——始终将婚姻问题置于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之中,使整个故事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富于浓烈的现实主义气息,令我们不得不由衷地钦佩简·奥斯丁的“两寸象牙”的巨大容量。

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以鞭辟入里的目光向人们展示出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金钱交易、利益结合。达西与伊丽莎白的财产与门第悬殊,因而他们的婚姻是不平等的。他们之间因傲慢与偏见产生的疏远,以及后来的和解,直至最终的结合,并不表明作者企图以此来否定她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而是恰恰相反。

达西与伊丽莎白的结合如果是这个故事的终结,那么,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传统的大团圆式结局,这就不免将读者引入俗套,使其认识流于肤浅。伊丽莎白资质聪明、思想活泼、性情开朗、幽默感强,但正如贝内特先生所担忧的,“……要是嫁个不般配的丈夫,那是极其危险的。你很难逃脱丢脸和悲惨的下场。……”(见《傲慢与偏见》第十七章)婚后生活如何,可以从另一侧面折射出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揭示出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英国当代作家埃玛·坦南特在《傲慢与偏见》出版近二百年之际续写的《彭

107F11/03

伯利》和《不平等的姻缘》，为“两对象牙”的扩容做出了很有益的尝试。续集作者不仅为当代读者提供了生动有趣的故事，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达西和伊丽莎白婚后生活的描述，通过对财产继承人问题的探讨，深化了《傲慢与偏见》的主题，进一步揭示出一系列社会、经济、道德的真理。

达西与伊丽莎白之间婚姻的缔结是《傲慢与偏见》的结局，也是他们在《彭伯利》新生活的开端；而“有钱的已婚男子总想要个儿子继承家业，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见《彭伯利》第一章）再次将伊丽莎白推向了矛盾的中心。根据传统的限嗣继承法，惟有男性后裔能够继承家业。因为此法，贝内特太太才在丧夫后不久就被迫搬出了朗伯恩，将家产拱手送给了笨伯柯林斯；也正因为此法，伊丽莎白是否能生个儿子，成了达西家族关心的焦点、四邻瞩目的大事。“伊丽莎白眼望着老达西先生的慈祥面孔，觉得那面孔仿佛在要求她给彭伯利留根苗，让达西家族在他和他儿子这里不断线，能够安安逸逸地继续传下去。而那些隔得较远的先人包括詹姆斯一世时期达西家的成员，以及凯瑟琳夫人和已故安妮夫人所属的贵族世家的男男女女……也有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达西在有生之年掌管着彭伯利的房产、地产以及庄园外的农场、村庄和教堂，那他要求妻子给他生个继承人并不算过分吧？……”（见《彭伯利》第三章）达西并没有因为与伊丽莎白缔结了婚姻就忘却他们之间存在的鸿沟，忘却他们在财产和门第之间的差异。他从物质上满足伊丽莎白，使她得到的珠宝和漂亮的马车要比简·宾利多得多；他答应邀请贝内特太太和玛丽来度圣诞节；他派人去罗辛斯把她的亲戚接来彭伯利，如此等等，无一不在表现达西对伊丽莎白的温情的同时，显示出他对后者的优越和恩赐。而且，“他仍然有些自负，他的权势引得众人尊崇他，不管遇见什么人，都要阿

谀奉承他,使他一直很骄傲。”(见《彭伯利》第三十一章)他是彭伯利的主人,处于众星捧月的地位,对此他有着强烈的意识。这种中心意识导致了他的极度敏感。当他发现伊丽莎白以妻子、彭伯利女主人的身份向他提出打开那些旧保育室时,“他却脸色阴沉、默不作声、目中无人……”,致使伊丽莎白感到愧疚;她“怎么能这样自以为是,居然吩咐彭伯利的主人如何分配卧室”。(见《彭伯利》第五章)在继承人问题上,达西表现得就更为突出了。在赫斯特太太谈到“一个家庭的女主人,让孩子围在四周,房子立在背后,这样让人画像总是好多了,这样的作品……意味深长地表明,传宗接代有了保证,遗产将有人继承!”时,达西的敏感神经得到了触动,他“忽地立起身来,满脸阴气沉沉”。(见《彭伯利》第十二章)伊丽莎白在嫁给达西九个月后未曾怀孕就担心会绝嗣并为此感到愧疚,这就足以显出伊丽莎白在这不平等的婚姻中所处的地位。正是因为达西的态度,彭伯利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罗珀式的闹剧,而最终闹剧以“达西家快要增添人丁”的消息而结束。它不仅印证了卷首的那句“举世公认的真理”,而且强化了伊丽莎白的地位只有在生下继承人后才可能得到认可这样的事实。

《不平等的姻缘》将笔触指向彭伯利的继承人爱德华·达西少爷。虽然达西少爷通篇没有出场,但是作者通过不同人物之口描述了爱德华成长中所受挫折,他犯下的一桩桩一件件“令人遗憾的事”,一方面折射出英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伦理教育的失败,另一方面,从更深层次发掘出达西和伊丽莎白之间婚姻的不平等。伊丽莎白成了众人尊敬的彭伯利的女主人,儿子的诞生巩固了她的地位。她的妩媚动人,她的聪明才智,她的平易近人,无不向世人展示出她无愧于彭伯利女主人的称号。但由于她出生不那么高贵,陪嫁不那么丰厚,母亲、妹妹等家人的表现不那么具有大家风

范,人们头脑中这种不平等婚姻的意识便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儿子爱德华少时便被剥夺了童趣,天性受到压抑,“与其地位和财产相称的达西先生并没有送他去上学”,(见本书第二章)他只在福尔克先生辅导下为入符合其身份地位的贵族学校伊登公学做准备。生活在枯燥乏味环境之中的八岁的爱德华,玩一盒玩具兵士游戏时用稚嫩的声音宣布站在拿破仑军队一边,竟震惊了所有的绅士淑女,受到众口一致的谴责。压制的结果使爱德华憎恨达西这个姓,曾经试图更名换姓。他十三岁开始酗酒,以后又狎妓,赌博;不足十六岁就输掉了威尔士庄园,被高利贷者扣为人质。但这一切的一切,达西却归咎于伊丽莎白的溺爱,凯瑟琳夫人则归咎于伊丽莎白的卑微出身,宾利小姐也认为爱德华的母亲“教育无方”。一句话,造成爱德华一切过失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这桩不平等的姻缘。续集作者没有简单地以大团圆结局(事实上也无法大团圆),而是以达西与伊丽莎白再次和解、达西偕妻同游威尼斯作为补偿,同时又让年老的福尔克先生见到了“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走在彭伯利的大道上”,(见本书第三十四章)向读者暗示出彭伯利的继承人委实无法让人乐观。埃玛·坦南特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在《不平等的姻缘》结局描写了达西如何保住威尔士的庄园,使彭伯利的财产免遭损失,同时又谋求另一条保全彭伯利利益不受侵害之良策,即对限嗣继承提出挑战,试图让女儿米兰达与爱德华共同掌管这份家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结局更深化了主题:真正重要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们的情感;这里的一切都与财产意识密切相连。当彭伯利的财产可能后继无人时,达西先生那温文尔雅的体面外表之下存有的却是一份冷冰冰的清醒,有时竟冷到无法保持绅士风度;在财产可能会因儿子的不成器而受损时,他那一顾一切的举动(无视他“最亲爱的伊莱扎”可能会受到

的巨大伤害而毅然决然出走伦敦,为保护财产而奔走),更揭下了蒙在他脸上的那一层薄薄的面纱,露出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有产者的真实面目。爱情在财产面前黯然失色,幸福只有与财产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实现。财产保住了,“爱情”复归了,但这复归的爱情究竟能否再经受任何风浪、任何挫折?埃玛·坦南特带给人们的思考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她追寻着简·奥斯丁的思路所做的努力,拓展了“两寸象牙”的容量。

在续集风格上,埃玛·坦南特刻意追求与简·奥斯丁保持一致。简·奥斯丁素来长于刻画人物,英国著名作家 E. M. 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名著《小说面面观》在分析“立体人物”时便以简·奥斯丁笔下人物为例。简·奥斯丁描写的人物群像伊丽莎白、贝内特太太、柯林斯牧师栩栩如生,读者仿佛可以听到伊丽莎白那爽朗而调皮的笑声,贝内特太太喋喋不休的抱怨和柯林斯牧师滔滔不绝的废话。在续集中如何使这些人物群像不相形见绌,简单模仿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埃玛·坦南特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她理智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刻画伊丽莎白这个人物时,注重表现婚后的伊丽莎白“这一个”典型,在不排除姑娘时的伊丽莎白特征的同时,强化了作为彭伯利女主人的伊丽莎白这个形象,在不失活泼的同时表现出她的聪明智慧、她的沉着自信、她的练达得体、她的宽厚体恤。读者在读完两本续集后不由得会惊奇地发现,伊丽莎白这个人物在埃玛·坦南特笔下变得更加丰满厚实,同时也会由衷地感到续集中的伊丽莎白与 E. M. 福斯特所推崇的“立体人物”更加贴近,也更加可信。伊丽莎白从来就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她身上有着以上提到的各种优点,但她同时也存在着人性的弱点,她会嫉妒(当她发现达西从街头的一座大房子里大步走出来,旁边跟着六岁左右的男孩时)(见《彭伯利》第二十五章),她会记仇(如对宾利小

姐和赫斯特太太),也会有荒唐的时候(当年在梅里顿碰到民团的军官韦翰就被韦翰一副“讨人喜欢”的仪表迷住,以致与其分手时“满脑子是他的形象”,“一心盼着跟他跳舞”,“穿着打扮格外用心”,(见《傲慢与偏见》第十七章)为此她竟傲慢地拒绝了达西的求婚;而在埃玛·坦南特的笔下,伊丽莎白不仅与达西的表弟菲茨威廉旧情未了,而且与小格雷沙姆先生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见本书第十二章)坦南特在娓娓道来故事情节的过程中,采用喜剧手法和嘲讽语调,对其人性的弱点作出了似乎不经意的展示。作者善于躲在幕后,让情节自然发展,让人物通过最普通的语言自己暴露自己。这倒与简·奥斯丁的笔法相同。如此塑造出来的典型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可信。

续集中贝内特太太的絮絮叨叨丝毫未减,其言谈举止之荒唐依旧跃然于纸上,但其荒唐之中又不时冒出智者没有意识到的生活哲理。彭伯利的圣诞聚会提供了一个展示其愚蠢的场所。她试图与基钦纳“上校”联姻(见《彭伯利》第二十四章)以及设法恢复与哈考特夫人的亲戚关系,(见本书第七章)虽显得荒唐可笑,但读者掩卷之余可能会发现,埃玛·坦南特在表现这个人物浅薄的同时,也揭示出妇女的命运。贝内特太太在丧夫九个月后便意欲再婚,嫁给基钦纳上校,主要是出于物质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两个没出嫁的女儿;据说等基钦纳上校去世以后,她们可以继承八千英镑(当然那不过是场闹剧而已),而八千英镑对她的两个女儿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贝内特太太死后,她们不太可能指望得到梅里顿宅院,甚至会无存身之处。而她企图与哈考特夫人拉关系,倒是为了“将祖先追溯到征服者威廉一世”,因为那样就可以证明“她与哈考特家族一样具有诺曼底血统,并且有权使用这个名号”。(见本书第七章)这样,贝内特太太的荒唐之举就被赋予了社会现实影响

的内涵。读者在觉得她可笑的同时,不免对她产生出怜悯。埃玛·坦南特无意使这个漫画式人物复杂化,正如她对柯林斯牧师的处理一样,但是,正是这些人物形象的鲜活表现,更加衬托出主要人物的丰姿。

埃玛·坦南特以自己对简·奥斯丁作品的透彻研究,对《傲慢与偏见》的独特认识,成功地续写了《彭伯利》和《不平等的姻缘》,再现出达西与伊丽莎白的婚后生活,极为自然地完成了作品的衔接,在深度开掘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过程中,从财产私有、财产地位的继承等敏感而实质的问题切入,使原作主题变得更为丰赡厚实。同时,坦南特在保持原作形象特点,保持原作嘲讽的、喜剧性的基调上所做的尝试更增加了续集的魅力,使简·奥斯丁的“两寸象牙”的容量得以扩充,令人欣慰神往。

石 云 龙

一九九六年七月

第一部

孩子的降临是对婚姻的赐福，这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种观点。

无论这种赐福结果会有多么复杂，但这种观点却铭记在脑海中，倘若一家或另一家人没有子孙，这就成了一件极不相称的事；如果涉及的是一个有大量财产需要继承的人，情况更是如此。

贝内特太太如今已经上了岁数，虽说她并未获得与年龄相称的尊严与荣耀，但在她外孙爱德华·达西少爷生日之际，她竟也发现了这种观点。

“亲爱的贝内特太太，”朗太太说，她是来梅里顿宅院走访交往多年的朋友的。“我希望这时对你没有什么不方便，因为我在出门时就想到今天的确是一个节日，可以这么说，是个大节日。在这大吉大利的日子里，你女儿伊丽莎白与达西先生婚姻的果实是一定不能受到忽视的——尽管它姗姗来迟而且是否能成熟还不得而知。家里人的不同意见决不应该妨碍青年人对真正快乐的期望，不应妨碍别人表示的爱慕之情，而应感激不尽地接受。”

贝内特太太佯作没有注意到朗太太话中之话。“现在已是仲夏了，亲爱的朗太太。恐怕天气对你来说太热了一点吧！步行来梅里顿宅院倒不是太远——达西先生为了舒适、遮荫而栽下的树已经生长了十七年了。不过，恐怕你还是受了点热，朗太太。”贝内特太

太摇铃叫送凉柠檬水，很快下人便送来了。

然而，朗太太却不断申明，她并没有受到夏日天气的影响，并且说，如果可能的话，她倒宁愿天气更热一些。

朗太太呷了一口柠檬水，接着说道：“我的朋友和熟人不计其数。不错，有一些，”说到这里，她瞥了贝内特太太一眼，“有一些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已寿终正寝……”

“你还有许多年好活呢，朗太太，”贝内特太太说。她想象不出这场谈话会扯向何方。

“不过，对于我青年时代的每一位朋友，我想现在都必须再加上两代人了，”朗太太接着说，“为此，我总是保存着一本历书。贝内特太太，我想建议你也这样做。”

“我有我自己的记事簿，”贝内特太太说，“我将所有约会都记录在上面。听说你也这么做，我并不感到奇怪，朗太太。”

“记起约会对我来说并不困难，”朗太太说，“但我并不指望记得住每一个人的生日、学校每一个开学和放假日期、每一位下世亲友的神圣忌日！”说到这里，朗太太擦了擦眼睛，与此同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贝内特太太。

屋里出现了一阵沉默。贝内特太太低下头，表明她对那些曾经受人爱戴而如今却无可挽回地逝去的人们怀有种种柔情。

“确实，十八年前贝内特先生就埋葬在梅里顿教堂了。是在米迦勒节那天，”贝内特太太循着这条思路兴致勃勃地往下说，“亲爱的玛丽——唉，六年前的四月，她死于肺结核，留下可怜的罗珀先生，一个极度沮丧的鳏夫。”

“的确如此，我相信，”朗太太说，“不过，贝内特太太，你只记得你所蒙受的那些令人悲痛的事，却忘了如此值得庆贺的快乐日子——就今天，真的！”

听到这话，贝内特太太走过去来到窗前说道，她想不出有什么比出去观赏玫瑰花更好的方式来庆祝夏日。她提议，朗太太和她马上出发，一道去观赏。

“如果你像我一样有一本标得一清二楚的历书的话，”朗太太说，她只能直截了当道出她的来意了，“你会发现今天是你外孙的生日，十六岁生日，一点不差，贝内特太太！你的亲外孙！坦率地说，今天我来这里有一部分原因是希望看到达西少爷来梅里顿作客，和他亲爱的母亲伊丽莎白以及伊丽莎白恩爱的夫君菲茨威廉·达西先生一道。贝内特太太，你常对我说，达西夫妇旅行去他们的威尔士庄园或欧洲大陆时，就在这个时候从德比郡南下。你在许多场合还说，绕点路完全值得，因为这是拜访彭伯利未来继承人的外祖母。”

贝内特太太回答道，爱德华在上学。无论如何，她的女儿女婿最早也得在八月份才离开彭伯利。

“爱德华不可能在上学，”朗太太洋洋得意地说道，“眼下伊顿公学^①在放短假，贝内特太太。如果你像我一样在日历上标明的话，你自己就会明白这一点了。”

贝内特太太此刻再也无法搪塞了，朗太太开始为她感到难过。于是，她又回到她们之间百谈不厌的话题上，即贝内特太太是否常常接到邀请去访问彭伯利。

“你可能会说你觉得这种旅行极端疲倦，”朗太太说，“但是，凯瑟琳·德布尔夫人年纪与你相仿，亲爱的贝内特太太，我听柯林斯先生说，她随心所欲地去彭伯利看望她的姨侄达西先生。当然，贝

^① 伊顿公学：英国著名贵族中学，一四四〇年创办于伊顿镇，只招收男生，毕业后多升入牛津或剑桥等大学。

内特太太，”此时，朗太太自己激动了起来。她在屋里走来走去，差一点儿与女主人碰撞起来。“当然，在这些艰难的时候，你女儿需要你，需要一位老夫人、她的亲生母亲的超凡智慧！我很惊讶，你怎么现在还没有上路去彭伯利——至少在你外孙生日的时候到场！”

“我什么时候高兴就什么时候去走访亲戚或款待亲戚，”贝内特太太嚷道。“朗太太，对柯林斯先生说的一切都信以为真是不恰当的。他对凯瑟琳夫人探访次数的说法言过其实，我对此表示怀疑。柯林斯先生对这位贵夫人的关心恐怕要甚于对他自己的女儿们，可怜的夏洛特心里最清楚！”

“可怜的夏洛特只有女儿，”朗太太说，她那渴望知晓达西小少爷最新情况的心情此时再也按捺不住了。“可你的女儿却是有一个儿子的自豪母亲啊！”

“有时候我的确在想，”贝内特太太说，“朗伯恩一定有个精灵，它只送来女儿！柯林斯太太会发现她自己与可怜的贝内特太太处于同样的情形：生了四个女儿，根据限定继承法，朗伯恩将会传给一个无人知晓的陌生人！”

贝内特太太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睛。

“这在彭伯利就没有发生过，”朗太太说。“为那个大庄园的未来着想，我只想知道少爷爱德华的进展情况，贝内特太太！因为……我记得你曾经十分清楚地告诉过我：达西少爷七岁多、刚上历史课的时候，曾把自己想象为一名士兵，站在拿破仑一边与英国人打仗！你还记得起来吗，贝内特太太？这很奇怪——即便是一个孩子气的游戏——因为那样的话，他就可能反对他的父亲。如果发生战争，难道不是那样吗？”

贝内特太太连连叹息，说确实可能会是那样。

贝内特太太决定陪她的朋友走到梅里顿大门。与朗太太道别后，她向朗伯恩走去。几天前夏洛特提议她回老家看看。今天，天气温和宜人，阳光明媚，在树荫下行走心情格外舒畅。若不是想到朗太太以及她的历书，这次短途旅行定会尽善尽美。

至少在七年前，爱德华·达西就表现出那种独特的同情心，而这种同情朗太太今天下午还记忆犹新。贝内特太太追悔莫及自己愚蠢地将这一切泄露给了她的朋友。她仿佛觉得早在七个七年前就开始悔悟了，为此她该会得到谅解。圣诞节造访彭伯利时，贝内特太太第一眼看到这个孩子就感到他与众不同。她试图将自己的忧虑诉说给女儿女婿听，就像她惯于常常提醒自己那样，可是，她的忧虑受到了忽视，女儿女婿对此漠不关心。贝内特太太永远也忘不了的是，有一次，达西先生竟当着凯瑟琳·德布尔夫人的面，强行亲自陪着她离开了长廊。

确实，一个八岁的孩子可能会胡思乱想。他想象自己在半岛战争^①中站在波拿巴^②一边战斗，为的是表现出与其学校小伙伴们有

① 半岛战争：指一八〇八——一八一四年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拿破仑战争。

② 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七六九——一八二一），法国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一八〇四——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一七九九），自任第一执政，称帝（一八〇四）后颁布《拿破仑法典》，对外连年用兵，滑铁卢战役惨败后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